

心里有光

■ 唐幼芬

在网上关注姗姗,起初,只想跟着她的房车去“旅行”,后来却被她的故事吸引了。去年春天,这个美丽的00后姑娘,开着房车带着全家(老妈和哥哥),从河北出发,到了福建、广西、海南、西藏、新疆等十多个省份……这么年轻,这么有气魄,让人刮目相看。

照理,应该是哥哥开车带着全家,问题是这个哥哥,双腿绞成麻花,靠屁股一寸寸挪动着前行,右手始终拧成疙瘩块,舌头僵硬,说话只能“啊啊”,是个脑瘫患者。那么,父亲呢?因五年前的一场意外,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18岁的姗姗,放弃上大学,撑起了这个家。她南下广州,洗过盘子,摆过地摊,送过外卖,进入电商行业,成功过也失败过。五年创业有了一笔积蓄,买了一辆房车,她要让终年辛劳的妈妈和只能在地上匍行的哥哥,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没想到,第一次看到大海的妈妈,竟像小孩似的在沙滩上翻起了

跟头。哥哥盘坐在沙滩上,用手挖着沙里的杂物,欣喜得嗷嗷直叫。在阳朔漓江的船头,全家人穿上了美丽的民族服装,划船,拍照。去梅里雪山看日照金山,在美丽的那拉提草原与妈妈一起跃上骏马……

最让人感怀的是,在安徽黄山,哥哥居然也要爬山。他挪动着屁股,艰难地爬上一个台阶,人家是一个一个脚印,他是一个一个手印。上下山的人都停下,纷纷向他竖起大拇指。爬到半山腰,姗姗试探哥哥:是否停止?哥哥表示坚决不停。终于爬上了山顶,哥哥对着远方,大声吼着,释放着心中的喜悦与豪情。

上网搜了一下这个姗姗,没想到她还上过央视的《开门大吉》。央视屏幕上的姗姗,从容地与主持人交流着,凭着自身的综合素养,连开四门,获得了12000元家庭梦想基金。

这个丫头真不简单!
今年,她25岁了,有人担心,

拖着这么一个家庭累赘,可能嫁不出去。老天有眼,一个南方小伙,青睐她的阳光励志有孝心,对她穷追不舍,终于感动了姗姗……

网络时代,一些人和事会瞬间爆红,总有它的特殊性,闪光点。

温州的小英夫妻,整日为生计而忙碌。一次车祸,让丈夫的脸部血肉模糊,牙也掉了,还头晕恶心,耳鸣失眠,患上了抑郁症。治疗花光了所有的积蓄,也未见好转,医生建议放松心情多运动。

小英先去跳广场舞,然后拉着丈夫一起学。慢慢二人品咂出其间的乐趣,丈夫说:“音乐一放,心情就不一样,睡觉也香甜了!”

从此,夫妻俩再忙,也要在劳动之余的田间地头跳上一段。他们还会编舞,跳的动作很有农村特色——锄地插秧,梳头拉风箱之类。夫妻俩步调一致,越跳越精,还学会了很有魔性的曳步舞。

夫妻俩把乡土气十足的舞蹈,跳到县里,省里,还跳到了央视舞

台……丈夫也一点点开朗起来,阳光乐观地面对生活。

人们都愿意走近那些心里有光的人。

有一个跳舞的青海男子,你点开他的任何一个视频,就会被其间的欢快气氛所感染。一米八左右的大个,合着节拍,活泼欢快地奔跑,完全是那种大男孩的率性与奔放,尽管看上去已是花甲之年。

其实,他的动作很简单,而且每次都是一样的动作,一样的乐曲,为何人们百看不厌,点赞量上千超万呢?

他把此舞命名为“飞翔”,寓意战胜病魔,重获新生后像只欢快的小鸟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。

原来,曾经的他,病魔缠身,十年动了八次手术,几回死里逃生,靠着乐观的心态,欢快的舞蹈,战胜了病魔。

这些人,都像姗姗曾说的:把吃过的苦,受过的磨难,化为成长的沃土……最后发出光。

春树

■ 王吴军

在春天里,无论何时何地抬起头,总是很容易就能看到绿意葱茏、生机勃勃的树。

在春光的浸润里,那些叶子碧翠的树,犹如风姿绰约的女子般,姿态曼妙,风致无限,洋溢着美的韵致。

走过依依拂动的垂柳,虽然不见唐朝诗人贺知章欣喜地咏唱“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”,却能够看到树色碧绿,随风而舞。这样的情景让我陶醉,简直要恍惚了,恍惚在春树的绿意盎然里。

我喜欢把春天的树称为春树,觉得春树是婉转的歌谣,是流畅的、抒情的音乐,总是让人无端快乐。

春树婆娑,把一种情绪铺满人的心田。大片大片的美丽和清新,轻盈得像要飞扬起来一样,随时都会变成飘舞的云,自由地追逐梦想。忍不住会哼出一支小曲,使得清澈的河水也荡漾起了层层涟漪,犹如被幸福的情愫击中的原本平静的心湖一

样,水波激滟,涟漪叠叠。是的,春树牵扯起了我太多的遐想,那柳树、杨树、槐树、樱花树、榆树,丰美的模样,有着楚楚动人的绰约与心事,引得我思绪翩翩。

春树和花草站在一起,彼此相映成趣。春天一来,那些花草也不甘落后,争先恐后地探出头来,或艳红,或翠绿。丰满,生动,有一点像张爱玲的文字,雅致里有着俗世的气息。一片片,如云堆雪叠,柔婉,厚实,衬托着春树,别有韵味。只是,太过艳丽的东西总是隐藏着苍凉的意思,那些逼人的艳丽,转瞬即逝。人也是这样,激烈的折腾,拼命的热闹,往往有苍凉的东西藏在里面。

人和树是一样的,都是要迎接阳光的,也是要迎接风雨的。

春天,时光柔和,草木丰茸,春树站在春天这个温暖的季节里,尽情展现着端庄、婉约、娴静和华丽的美,就像古典文学里一阙又一阙的宋词,美得让人心醉神驰。

带着父母去看花

■ 陆奇

带父母去石罗墩转转,那里映山红开得正艳。

父亲下车稍微走几步,就找个地方坐了下来。平时不爱运动,加上79岁的年纪,出来走走已逐渐变得困难。

母亲因为平时不得闲,体力比我这个女儿都好。天气有点热,我劝她把外套脱了,母亲直摆手,说里面的衣服穿着像服务员。我这才注意到,一件大红色的T恤,躲在花色的外套里,露出两只软塌塌的衣领。想起母亲一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“在家无旧,出门无新”,这件多年前我买给她的外套,依然九成新。

春日的映山红,红色的奔放,黄色的妖娆,一株挨着一株犹如浓

墨重彩的画卷,铺陈在石罗墩这个小山村的各个角落,让每一个流连其间的游客,成了画中的景致。

母亲眯着双眼,凑到花前的样子笨拙得有点可爱,不知道高度近视的她,能看清楚几分花的娇艳。我用手机记录着花丛中的母亲。妹妹采了一朵鲜红的映山红,调皮地插在母亲的鬓角,这一朵红映衬着母亲露出的红T恤,母亲对着镜头的脸终于放松也柔和起来,不再显得僵硬。

映山红集中在一片山石旁,父亲恰巧坐在那,对着我举起手机咧着嘴笑,牙齿掉得依稀只看到下排两颗。父亲身后,是开得最旺,红如火的花丛。

我和妹妹争相与父母合影,对

于已到中年的我们,能够陪已近耄耋之年的父母共赏这一晃而过的春光,是多么难得啊。

花看好了,带他们去吃饭。车子开进一农家小院,按父母的口味点了几道菜——炒腰花、红烧大肠加冷菜猪头肉,这是父亲喜欢的;一网鲜、苋菜、拌马兰和乌米饼,是母亲喜欢的。贴心的妹妹拿出自酿的米酒,为父亲倒上;我就像儿时母亲为我夹菜一样,为母亲夹她喜欢吃的菜。

旁桌的人在大大谈特谈生女儿的好处,母亲咪一口酒连连点头,小声地嘀咕,当然是生女儿好啊,你看我两个女儿,多好啊。父亲则大着嗓门迎合,是啊,两个女儿就是你最大的幸福。

豆角架

■ 卢兆盛

在乡间的菜园里,豆角架和篱笆一样,是最寻常的“建筑物”,随处可见。它们是豆角的家,也是豆角毕生的依靠。

没有豆角架的支撑,豆角必定只能永远匍匐在地上生长。是豆角架,改变了豆角生长的方向,改写了豆角的生命之旅。

我出生于乡间,从小就与豆角架打交道,喜欢豆角架,更喜欢豆角架撑起的那一蓬蓬一簇簇如诗如画的美景。

每年的清明前后,老家一带便开始种瓜点豆。在这之前,更早点,甚至在头年冬闲的时候,家家户户便开始上山砍伐用来扎豆角架的竹子。

砍竹子,是有点讲究的,一般都是选高挑挺拔的砍,大约有拇指

粗即可,过细、过矮以及弯弯扭扭的竹子是不会被选中的。竹子坚硬耐用,尽管经年累月在菜地上风吹日晒雨淋,但至少可以用上两三个年头。春天插到菜地里,到了冬天或次年开春挖菜地时临时拔掉撤走,如此周而复始,循环往复。当然,如果主人觉得有必要,也可以随时更换新砍的竹子。

暮春时节,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。播下的豆种,要不了多久,就冒出了鹅黄的嫩芽;再吹几天南风,下几场透雨,豆角秧便会一个劲地猛长,初生的藤蔓开始噌噌往上蹿。这阵势,明摆着是向主人发出给他们建造“房屋”的信号了。

一刻也不能怠慢。主人们纷纷行动起来,赶紧给豆角们“造屋”——将砍回的竹子成捆扛到

菜地上,再分散开来扎架子。活计其实很简单。每个豆角建一个“家”,每个“家”用三根竹子呈三角交叉支撑,交叉点大约离地面四五尺高,在竹子交叉处用稻草或藤条、铁丝扎紧,豆角的“屋”便算建成了。

豆角是成行播种的,豆角架自然也是成行插下的了。豆角苗还没长高的时候,一行行豆角架,看上去,尽管排列得整整齐齐,但还是显得有些空荡。不过,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,因为用不了多久,豆角的藤蔓就会缠着竹棍攀援上“屋顶”,光秃的竹架就会被葳蕤婆娑的豆叶遮盖。一个豆角架就是一蓬绿,一蓬蓬绿纵横交错,远远看去,整块菜地都已被郁郁葱葱的绿、蓬蓬勃勃的绿所淹没。

随着季节和时令的变更,菜地的景物也渐次出现了变化,那一蓬蓬绿先是开满了白的或紫的豆花,之后,又结出了一串串或长或短的豆角;再后来,一茬茬豆角被采摘走了,豆藤枯萎了,豆叶黄了、落了,一丛丛豆角架岿然不复,繁华不再,被枯藤缠绕的竹架,又显露出几分空荡几分落寞……不过,即便如此,那也是秋收后的一种荒凉的美,一种萧瑟的美。春夏秋冬四季是如何更迭的,豆角架应该也是草木世界中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之一吧。

豆角架,这个乡间菜园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“建筑物”,却溢满了浓浓的诗情画意,构筑了乡村一方美丽的风景,唤起了远方游子对故园深深的思念……

木香花的思念

■ 程同祖

有人说,逝者和生者之间唯一的联系,就是生者头脑中唯一的记忆。我想,现在是把一些记忆片段拼接起来并表达出来的时候了。我已年近八十,再过若干年,当我们代和祖母有过交集的人也走了以后,谁还会记得曾有这样一位慈祥老人呢……

1946年农历四月初七,和桥北沿河程家二房诞下一男孩,那便是我。按惯例由长辈起名,祖母一看这日子正好与她的生日一样,就提议为我取名“同祖”,于是,后来出生的弟弟们便一“同”到底了。

老家的庭院里有一棵根深叶茂的木香花,大概是曾祖父当年建造楼房时种植的。每到春季四五月份,攀爬在老家与和桥蚕种场之间墙壁上的木香花,总会悄无声息地孕育花苞,由稀至密,接着成片绽放,发出阵阵幽香,弥漫庭院,沁人心脾。站在它面前,每个人身上似乎也散发着浓郁的香气。从前楼的窗户往下看,斑驳的围墙上遍洒下垂的青枝绿叶间,一簇簇、一团团白花开得如溪如瀑,一片繁盛。花香引来蝶飞蜂舞,令人顿感惬意。

每天清晨,一打开大门,这怡人的芬芳就会随着微微的晨风溢出门外,来往的行人,常不由自主地向老屋里张望,留下由衷赞叹:这人家的花真香!整个花期里,街坊邻里习以为常前来剪枝取花,用花瓶加水养起来,美美地享受这份福利。因为盛期花多,我们也乐于分享。

一年又一年,这优雅的芬芳一直陪伴和滋养着我们成长。住在外地叔伯家的祖母常常会赶在花期回老家,看看木香花开得怎样。她经常围着木香花来回转悠,面带笑容喃喃自语,有时还折下几朵插入斜襟蓝衫的边口。看得出,她内心总有抑制不住的喜悦。

我结婚后就住进镇政府后楼的宿舍,虽还在和桥,平时工作忙,并不经常回老家。1979

年的一个春天,有一次回老家,母亲说,今年不知什么原因,木香花开得这么少。我到庭院里察看,果真稀稀疏疏没有几朵花,香气自然也淡了不少,心中不免失落和凄凉。

那年7月16日,接到杨巷七叔家的电话,说祖母走了,我顿感突然和悲伤。当时也没有将祖母仙逝与木香花开得稀少联系起来想。

据我母亲生前回忆,1975年我父亲病故时,老家的木香花也开得又少又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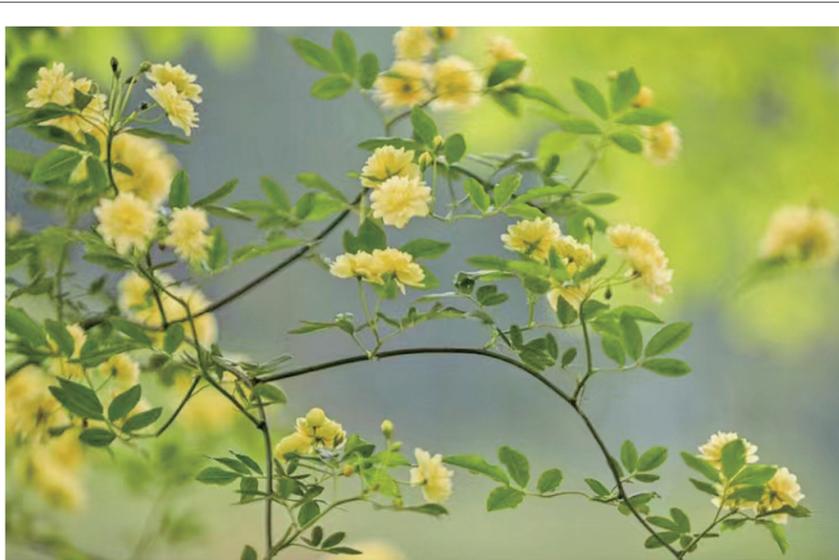
前几年,我想到花木的盛衰肯定与气温、雨水、光照有关,便专门咨询在市气象局任职的王姓同学,他给我提供了1973至1980年这八年的气象资料。从统计数据看,1975年和1979年的气温、降水和日照时数与八年间的平均值并没有明显的差异,怎么偏偏那两年木香花开得如此稀少呢?我真感到疑惑不解。

后来,我在一本书上读到,花木是有灵性的,在家中待久了,便也是家中的一员,与家庭成员同呼吸共命运。我将信将疑。

最近,读到一篇宣传宜兴阳羡茶的文章,其中引用了唐代诗人卢仝的诗句:“天子须尝阳羡茶,百草不敢先开花。”我继而查询了相关资讯,感悟到大千世界的一切生命存在,都应有灵性的。植物也不例外,尤其是一些历经沧桑、继代传承的老宅花木,它与主人岁月相伴,时运与共,进而灵犀相通。它也许具有感应功能:家业兴旺,它就枝繁叶茂、花盛芬芳;家事不顺,它则萎靡不振、花稀叶凋。这种神奇现象,自然令人感慨不已……

2000年,贯穿古镇的锡溧漕河拓宽,北沿河老屋被拆,木香花从此也踪迹难觅。

年老怀旧,如今每逢木香花期,我常会思念老家的木香花。在我的心里,那棵曾陪伴程家数代人的木香花,似乎永远是盛开时的模样:花繁叶翠、生机盎然、温馨优雅。



独抱幽香与世疏

万正初 摄

唐多令·登太华一线天

■ 石全坤

修竹遍山川,清溪带玉滩。记壬辰,退隐休闲。结队举旗攀石路,冲一线,上云天。

风雨扫尘烟,甲辰赋锦篇。幸福村,生态新颜。老朽又来游故地,探险境,胜当年。